

新列國志

上海古籍出版社

古本小說集成

《古本小說集成》編委會編

新列國志 四

〔明〕墨憨齋新編

上海古籍出版社

第六十七回

盧蒲癸計逐慶封

楚靈王大合諸侯

話說周靈王長子名晉，字子喬，聰明天縱，好吹笙，作鳳凰鳴，立爲太子。年十七，偶遊伊洛，名二水歸而死。靈王甚痛之。有人報道太子於緱嶺上，跨白鶴吹笙，寄語土人曰：好謝天子。吾從浮丘公住嵩山，甚樂也，不必懷念。浮丘公古仙人也。靈王使人發其冢，惟空棺耳，乃知其仙去矣。至靈王二十七年，夢太子晉控鶴來迎，旣覺，猶聞笙聲在戶外。靈王曰：兒來迎我，我當去矣。遺命傳位次子貴，無疾而崩。貴卽位，是爲景王。是年楚康王亦薨，令尹屈建與羣臣共議。

立其母弟麋

音君

爲王。未幾屈建亦卒。公子圍代爲令尹。此

事敘明。且關過一邊。再說齊相國慶封既專國政。益荒淫自縱。一日飲于盧蒲癸之家。盧蒲癸使其妻出而獻酒。封見而悅之。遂與之通。因以國政交付于其子慶舍。遷其妻妾財幣于盧蒲癸之家。封與癸妻同宿。癸亦與封之妻妾相通。兩不禁忌。有時兩家妻小舍做一處飲酒。歡譁醉後。囉啤。左右皆掩口。封與癸不以爲意。癸請召其兄盧蒲癸于魯慶封從之。癸既歸齊。封使事其子慶舍。舍膂力兼人。癸亦有勇。且善諛。故慶舍愛之。以其女慶姜娶癸。翁塔相稱寵信。彌篤。癸一心只安報莊公之仇。無同心者。乃因射

獵極口誇王何之勇慶舍問王何今在何處癸曰在甚固
慶舍使召之王何歸齊慶舍亦愛之自崔慶造亂之後恐
人暗算每出入必使親近壯士執戈先後防衛遂以爲例
慶舍因寵信盧蒲癸王何卽川二人執戈餘人不敢近前
舊規公家供卿大夫有日之饌例川雙雞時景公性愛食
雞踞一食數千公卿家效之皆以雞爲食中之上品雞價
騰貴御廚以舊額不能供應往慶氏請益盧蒲癸欲揚慶
氏之短勸慶舍勿益謂御廚曰供饌任爾何必雞也御廚
乃以鷲鴨也代之僕輩疑鷲非膳品又竊食其肉是日大夫
高藪字子尾藥竈字子雅俱惠公作侍食于景公見食品無雞

但雞骨耳大怒曰慶氏爲政刻減公膳而慢我至此不食
而出高黝欲往責慶封欒竈勸止之早有人告知慶封慶
封謂盧蒲癸曰子尾子雅怒我矣將若之何盧蒲癸曰怒
則殺之何懼焉盧蒲癸告其弟癸癸與王何謀曰高欒二
家與慶氏有隙可借助也何乃夜見高黝說言慶氏謀攻
高欒二家高黝大怒曰慶封實與崔杼同弑莊公今崔氏
已滅惟慶氏在吾等當爲先君報仇王何曰此何之志也
大夫謀其外何與盧蒲氏謀其內事蔑不濟矣高黝陰與
欒竈商議候間而發陳無宇鮑國叔牙晏嬰等無不知之
但惡慶氏之專橫其肯言者盧蒲癸與王何卜攻慶氏卜

者獻辭詞曰

虎離穴

彪見血

癸以龜兆問於慶舍曰有欲攻仇家者卜得其兆請問吉凶慶舍視兆曰必克虎與彪父子也離而見血何不克焉所仇者何人癸曰鄉里之平人耳慶舍更不疑惑秋八月慶封率其族人慶嗣慶遣往東萊田獵亦使陳無宇同往無宇別其父須無須無謂曰慶氏禍將及矣同行恐與其難何不辭之無宇對曰辭則生疑故不敢若詭以他故召我可圖歸也遂從慶封出獵去訖盧蒲癸喜曰卜人所謂虎離穴者此其驗矣將乘嘗祭

秋祭舉事陳須無知之恐

其子與于慶封之難詐稱其妻有病使人召無宇歸家無宇求慶封卜之暗中禱告却通陳慶氏吉凶慶封曰此乃滅身之卦下尅其上甲尅其尊恐老夫人之病未得痊也無宇捧龜涕泣不止慶封憐之乃遣歸慶嗣見無宇登車問何往曰母病不得不歸言畢而馳慶嗣謂慶封曰無宇言母病始詐也國中恐有他變夫子當速歸慶封曰吾見在彼何慮無宇既濟河乃發梁拆橋也繫舟以絕慶封之歸路封不知也時八月初旬將盡矣盧蒲癸部署家甲匆匆有戰鬪之色其妻慶姜謂癸曰子有事而不謀于我必不捷矣癸笑曰汝婦人也安能爲我謀哉慶姜曰子不聞有

智婦人勝于男子乎。武王有亂臣十人，邑姜與焉，何爲一
可謀也。癸曰：昔鄭大夫雍糾以鄭君之密謀洩于其妻雍
姬，卒致身死，君逐爲世大戒。吾甚懼之。慶姜曰：婦人以夫
爲天，夫唱則婦隨之，况重以君命乎。雍姬惑于母言，以害
其夫，此閨闈之盜賊，何足道哉。癸曰：假如汝居雍糾之地，
當若何。慶姜曰：能謀則其之，卽不能亦不敢洩。癸曰：今齊
侯苦慶氏之專，與樂高二大夫謀逐汝族，吾是以備之。汝
勿洩也。慶姜曰：相國方出獵，時可乘矣。癸曰：欲俟嘗祭之
日。慶姜曰：夫子謂父剛愎自任，耽于酒色，怠于公事，無以
激之，或不出，奈何。妾請往止其行，彼之出乃決矣。癸曰：吾

以性命托子，子勿效雍糾也。慶姜往告慶舍，曰：「聞子雅子，尾將以嘗祭之隙，行不利于夫子。夫子不可出也。」慶舍怒，曰：「子者譬如禽獸，吾寢處之，誰敢為難？即有之，吾亦何懼？」慶姜歸報盧蒲癸，預作準備。至期，齊景公行嘗祭于太廟，諸大夫皆從。慶舍蒞事。主祭慶繩慶氏族主獻爵。慶氏以家甲環守廟宮。盧蒲癸王何執寢戈立于慶舍之左右，寸步不離。陳鮑二家有圍人善為優戲，故意使在魚里街上搬演。慶氏有馬驚而逸走，軍士逐而得之，乃盡繫其馬解甲釋兵，共往觀優。藥高、陳鮑四族家丁俱集于廟門之外。盧蒲癸托言小便出外，約會停當，密圍太廟。癸復入，立于

此觀春秋
中自絕力
若種種下
得此絕力
之下其特
如此

慶舍之後倒持其戟以示高鼓倒戟馬暗號也。越會意使從人以
闐擊門扉三聲。甲士蜂擁而入。慶舍驚起。尚未離坐。盧蒲
癸從背後刺之。刃入于脇。王何以戈擊其左肩。骨折。慶舍
目視王。何曰。爲亂者乃汝曹乎。以右手取卣。壺投王。何
立死。盧蒲癸呼甲士先擒慶。繩殺之。慶舍傷重。負痛不能
忍。隻手抱廟柱搖撼之。廟脊俱爲震動。大呼一聲而絕。景
公見光景利害。大驚欲走避。晏嬰密奉曰。華臣爲君故。欲
誅慶氏以安社稷。無他慮也。景公方纔心定。脫了祭服。登
車入于內宮。盧蒲癸爲首。同四姓之甲。盡滅慶氏之黨。各
姓分守城門。以卣慶封。後人有詩嘆慶舍云。

隻手能將屋棟搖

紛紛甲士擁如潮

不防左右操戈者

變起几筵禍自招

又有詩論慶姜爲夫殺父與雍糾爲父殺夫均非正理詩云

在家從婦嫁從夫

夫父同天義不殊

遇變兩全應有道

堪嗟雍慶各偏枯

却說慶封田獵而回至于中途遇慶舍逃出家丁前來告亂慶封聞其子被殺大怒遂還攻西門城中守禦嚴緊不能攻克卒徒漸漸逃散慶封懼遂出奔魯國齊景公使人讓魯不當收聘作叛之臣魯人將執慶封以畀齊人慶封

聞而懼復奔吳國吳王夷昧以朱方

今丹陽縣

屠之厚其禱人

視齊加富使伺察楚國動靜魯大夫子服何聞之謂叔孫

豹曰慶封又富于吳殆天福淫人乎叔孫豹曰善人富謂

之賞淫人富謂之殃慶氏之殃至矣又何福焉慶封既奔

於是高蠡樂竈爲政乃宜崔慶之罪于國中陳慶舍之尸

於朝以殉來崔杼之柩不得懸賞購之有能知柩處來獻

者賜以崔氏之拱璧崔之圉人貪其贖遂出首於是發崔

氏祖墓得其柩斲之見二屍莊公欲並陳之晏嬰曰戮及

婦人非禮也乃獨陳崔杼之屍于市國人聚觀猶能識認

曰此真崔子矣諸大夫分櫬慶之邑以慶封家財俱在盧

蒲嬖之室責嬖以淫亂之罪放之于北燕盧蒲癸亦從之
三氏家財悉爲衆人所存惟陳無宇一無所取慶氏之莊
有木材百餘車衆議納之陳氏無字悉以施之國人緣是
國人咸誦陳氏之德此周景王初年事也其明年欒黶卒
子欒施嗣爲大夫與高蒞同執國政高蒞忌高厚之子高
止以二高並立爲嫌高止高侯之使齊之命卿高乃逐高
止此亦奔北燕止之子高堅據虛邑以叛景公使大夫閭
丘嬰帥師圍虛高堅曰吾非叛懼高氏之不祀也閭丘嬰
許爲高氏立後高堅遂出奔晉國閭丘嬰復命于景公景
公乃立高音以守高侯之祀高蒞怒曰本遺閭丘欲除

高氏去一人立一人何擇焉乃讞殺閭丘嬰諸公子子山
子商子周等皆爲不平紛紛譏議高蠶怒以他事悉逐之
國中側目未幾高蠶卒子高彊嗣爲大夫高彊年幼未立
爲卿大權悉歸于樂施矣此投話且閑過一邊是時晉楚
通和列國安息鄭大夫良霄字伯有乃公子去疾之孫公
孫輒之子時爲上卿執政性汰侈嗜酒每飲輒通宵飲時
惡見他人惡聞他事乃宿地爲室置飲具及鐘鼓于中爲
長夜之飲家臣來朝者皆不得見日中乘醉入朝言于鄭
簡公欲遣公孫黑字子皙公子駢之子爲駟氏往楚修聘公孫黑方與
公孫楚字子南公孫楚之子爭娶徐吾犯之妹不欲遠行來見良霄

求免。闕人辭曰：「主公已進窟室，不敢報也。」公孫黑大怒，遂

悉起家甲，乘夜同印段圍其第，縱火焚之。良霄已醉，衆人

扶之上車，奔雍梁。鄭地良霄方醒，聞公孫黑攻已，大怒，居數

日，家臣漸次俱到，述國中之事，言各族結盟以拒良氏，惟

國氏罕氏不與盟。黑喜曰：「二氏助我矣。」乃還攻鄭之北門。

公孫黑使其姪駟帶同印段公孫黑之子率勇士拒之。良霄戰

敗，逃于屠羊之肆，爲兵衆所殺。家臣盡死。公孫僑字子產

子聞良霄死，亟趨雍梁，撫良霄之屍而哭之，曰：「兄弟相攻，

天乎！何不幸也！」盡歛家臣之屍，與良霄同葬于斗城之村。

公孫黑怒曰：「子產乃黨良氏耶！」欲攻之。上卿罕虎字子皮

公孫舍

鄭子產出